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五百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張九鐔

謄錄監生臣武先振

冊府元龜卷五百五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國史部

論議

北齊陽休之為通直散騎侍郎與魏收等修國史魏收立高祖本紀取平四胡之歲為齊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意上表論之武平中收還朝勅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為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未決收歿

後便動諷内外發詔從其議
李德林為通直散騎侍郎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勑集百司會議收與德林書曰前者議文總諸事意小如混漫難可領解今便去隨事條列幸為留懷細加推逐凡言或者皆是敵人之議既聞人説因而探論耳德林復書曰即位之元春秋常義謹按魯君息姑不稱即位亦有元年非獨即位得稱元年也議云受終之元尚書之古典謹按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

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禹受終為天子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歿此亦稱元非獨終為帝也蒙示儀文扶病省覽荒情迷識暫得發蒙當世君子必無橫議唯應閣筆贊成而已輙謂前二條有益高議仰見議中不録謹以寫呈收重遺書曰惠示二事感佩殊深以魯公諸侯之事非小為疑息姑不書即位舜禹亦不言即位息姑雖攝當得書元舜禹之攝元理也周公居攝乃云一年救

亂似不稱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何別更有所見幸可論之德林答曰攝之與相其義一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翼唐或云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禮為斷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羣后便云舜有天下不須格於文祖也欲使晉之三王異於舜攝竊以為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不須格於文祖也若便用王者禮便曰即真則周公

負扆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帝乎斯不然必知高祖與舜不殊不徵從士衡之謬或以為書元年者當時實録非追書也大齊之興實繇武帝謙匿受命豈直史也比觀論者閒追舉受命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受命之歲情或安之似所怖懼者元字耳事類朝三是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按易黃裳元吉鄭玄注云如舜試天子周公攝不殊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體元以居正此蓋史

之婉辭非一與元別也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為賊寧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銜自尊本國誠如高議欲使三方鼎峙同為霸名習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正司馬炎兼并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吳人並以為賊寧肯當塗之世云晉有受命之徵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無有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若欲高祖事謙冲即須號令皆惟魏氏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即魏末功臣之傳豈復

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稱紀元立斷或以正始或以嘉平
束晳議云赤雀白魚之事恐晉朝之議是并論受命之
元非上代終之斷也公議云陸機不議元者是所未喻
願更思之陸機以刋本著於虞書龕黎見於商典以蔽
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唯可二代相涉兩史並
書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迹斷入前史若然則世宗高
祖皆天保已前入魏氏列傳不作齊朝帝紀可乎此既
不可彼復何證

後周𣏌亂為太祖丞相府記室亂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為鑒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以還密為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規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横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

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事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敢以愚管輕冒上聞乞以瞽言訪之衆議事遂施行

唐劉允濟則天長安中為鳳閣舍人修國史允濟嘗云史官善惡必書言成軌範使驕主賊臣有所知懼此亦

權重理合貧而樂道也昔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視之如浮雲爾但百寮善惡必書足為千載不朽之美談豈不勝哉

朱敬則長安中為正諫大夫平章事兼修國史敬則請擇史官上表曰國之要者在乎記事之官是以五帝玄風資其筆削三王盛事藉以垂名此才之難其難甚矣何以知其然昔平王東遷歷年數百齊桓之九合天下晉文之一戰諸侯秦穆遠霸西戎楚莊利盡南海禮樂

人物闇爾無聞今之所存獨載魯史向者魯無君子記傳則遺雄霸遠圖必墜於地可不惜哉只如齊周小國之主尚能留意於史冊齊神武嘗謂著作郎魏收曰卿勿見陳元康楊遵彥等在吾目前趨走謂吾以為勤勞我後代聲名在於卿手最是要事勿謂我不知及文宣即位又嘗勑收曰好直筆勿謂懼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又周文帝之為相也納栁虯之説特命書法不隱其志在懲勸如此伏以陛下聖德鴻業誠可埀範將來

儻不遇良史之才則大典無懸而就也且董狐南史豈知生於往代而獨無於此時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爾今若訪得其善者伏願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更超加美職使得行其道則天下幸甚

劉知幾字子玄為太子中允修史中宗景龍中侍中韋巨源紀處納中書令楊再思兵部尚書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並監修國史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為國史之弊蕭至忠又嘗責知幾著述無課知幾於是求罷史任

奏記於至忠曰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氏之言尤所躭悦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謩六朝江左王陸干孫紀其歷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張宋齊曆錄博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塚古篆蟲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傳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賾彼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為書盛言務其贊體斯

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終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垂之不朽藏之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惟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覶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

自稱為政駿每欲書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白首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繇是史書所修載書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録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訪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況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

史之書弑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葢孫杜彼顔面訪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齰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絶口而朝野俱知筆未栖毫而縉紳咸誦夫孫盛實録取嫉權豪干寶直言受譏朝士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刋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别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

而進奸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禀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命難行一國三公適從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監者蓋總領之義如創紀編年則有斷限草傳叙事則有豐約或可畧而不畧或應書而不書此刋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槧勤惰須等狀帙某篇付之此職

某紀某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言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徒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消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烏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於課責或云籍墳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正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

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則止僕所以比者布心知己瀝懇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爾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絕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惜其才不許解史任宗楚客嫉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於何地也後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子玄曰自古已來文士

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黄金滿籝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柟斧斤終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

李元紘為中書侍郎開元中詔右丞相張説在家修史

元紘奏曰國史者記人君善惡國政損益一字貶褒千載稱之今張説在家修史吳兢又在集賢撰録今國之大典散在數處且太宗別置史館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秘其事望勅説等就史館参詳撰録則典冊舊章不墜矣從之

沈既濟為左拾遺史館修撰既濟以吳兢撰國史以則天事為本紀奏議非之曰史氏之作本乎懲勸以正君臣以維邦家前端千古後法萬代使其生不敢差死不

忘懼緯人倫而經世道為百王準的不止屬辭比事以日繫月而已故善惡之道在乎勸誡勸誡之柄存乎褒貶是以春秋之義尊卑輕重昇降幾微髣髴雖一字二字必有微旨存焉況鴻名大統其可以貸乎伏以則天皇后初以聰明睿哲內輔時政厥功茂矣及弘道之際孝和以長君嗣位而太后以專制臨朝俄又廢帝或幽或徙既而握圖稱籙移運革名北司鶩啄之蹤難乎備述其後五王建策皇運復興議名之際得無降損必將

義以親隱禮從國諱茍不及損當如其常安可横絶曩典趍居帝籍昔仲尼有言必也正名故夏殷二代為帝者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吳楚越之君為王者百餘年而春秋書之為子葢高下自乎彼而是非稽乎我過者抑之不及者援之不以弱減不為僭奪握中持平不振不傾使其求不可得而葢不可掩斯古君子所以損其名也夫則天體自坤順位居乾極以柔乘剛天紀倒張進以强有退非德讓今史臣追書當稱之為太

后不宜曰上孝和雖追母后之命降居藩邸而體元繼
代本吾君也史追書宜稱曰皇帝不宜曰廬陵睿宗在
景龍已前天命未集徒稟向制假臨大寶於倫非次於
義無名史臣書之宜曰相王未宜曰帝若以得失既往
遂而不舉則是非褒貶安所辨正載筆執簡謂之何哉
則天廢國家歷數用周正朔廢國家太廟立周七廟甲
命革矣徽號易矣旂裳服色既以殊矣今安得以周氏
年歷而列為唐書帝紀徵諸禮經是謂亂名且孝和繼

天踐阼在太后之前而叙年製紀居太后之下方之躋僖是謂不智詳今考古並未為可或曰班馬良史也編述漢事立高后以續帝載豈有非之者乎答曰昔高后稱制因其曠嗣獨有分王諸吕負於漢約無遷鼎革命之甚况其時孝惠帝已殁孝文在下宫中二子非劉氏種不紀吕后將紀誰馬雖云其然議者猶為不可况遷鼎革命者乎或曰若天后不紀帝緒缺矣則二十二年行事何所繫乎曰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季年復舊業

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何所拘閡裂為二紀昔魯昭之出也春秋歳書其居曰公在乾侯且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天后紀合孝和紀每於歳首必書孝和所在以統之書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其制云云則紀稱孝和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而禮不違常名禮兩得人無間矣其姓氏名諱入宮之繇歷位之資才藝智畧别纂録入皇后傳列於廢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

皇后云事雖不行而史氏稱之

李翺為國子博士史館修撰翺以史記事不實奏曰臣謬得秉史館以記録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徳述忠賢事業載奸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之事跡非大善大惡則衆無繇知之舊例皆訪問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為一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即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此不惟其心不實苟欲虛美於所受恩者而已也蓋亦

為文者既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詞
而棄其理故為文則失六經之古風紀事則非史遷之
實録不如此則詞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章矣繇是事
失其本文害於理而行狀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書實
不飾虛言則必有人知其真偽不然者縱使門生故吏
為之亦不可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臣今請作行狀
者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跡皆據事實足以
自見矣假令傳魏徵但記其諫事之詞自足以為正直

如傳叚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擊朱泚自足以為忠烈矣若考功視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受視依此乃下太常及牒史館太常定謚後亦以謚議牒送史館則行狀之言縱未可以一一皆信與其虛加妄言都無事實者猶山澤高下不同也史氏記録須得本末茍憑往例皆是虛言則使史官何所為據伏乞下臣此奏使考功守行臣等要加事實輙敢陳論

制可

李德裕為司空平章事奏時政記起居注記修史體例等伏以時政記長壽二年宰臣姚璹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闕於紀述史官疎遠無因得書請自今以後所論軍國政要宰臣一人撰録號為時政記厥後因循多闕紀述臣等商量爾後坐日每聞聖言如有慮及生靈事關興替可昭示百代貽謀後昆者及宰臣獻替謀猷有益風教並請依國朝故事其曰知印宰臣撰録連署名封印至歲末送付史館起居注記比者不逐季撰録至有

去官三五年後猶未送納者伏以每度延英奏事後向
外傳說三事猶兩事虛謬豈有起居注記皆三數年後
採拾得傳聞耳目已隔固非實事向後起居注記望每
季初即送納自前一季文書與史館納訖具狀申中書
門下史館受訖亦申報中書門下其起居改轉便望以
注記遲速為殿最如有軍國大政傳聞疑誤仍許政事
堂都見宰相等臨時酌量如事已施行非關機密者並
一一向說所冀書存信實免有疑誤修史體例臣等伏

見近日實録多云禁中言者伏以君上與宰臣及公卿言事皆須衆所聞見方合書於史策禁中之語向外何繇得之或得於傳聞多出邪佞便載史筆實累鴻猷向後實録中有如此類並請刊削更不得以此紀述又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議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固有懲責在藩鎮獻表者有答詔居要官啓事者亦合著明並當昭然在衆人耳目或取捨在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勑前代史書載名自奏議無

不繇此近見實録多載密疏言不彰其明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實難取信向後所載羣臣章奏其可否得失須朝廷共知者方可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書之可法人皆守公愛惜之志不得褒貶之言必信伏見近日實録事多紕繆若詳求㧞實須舉舊章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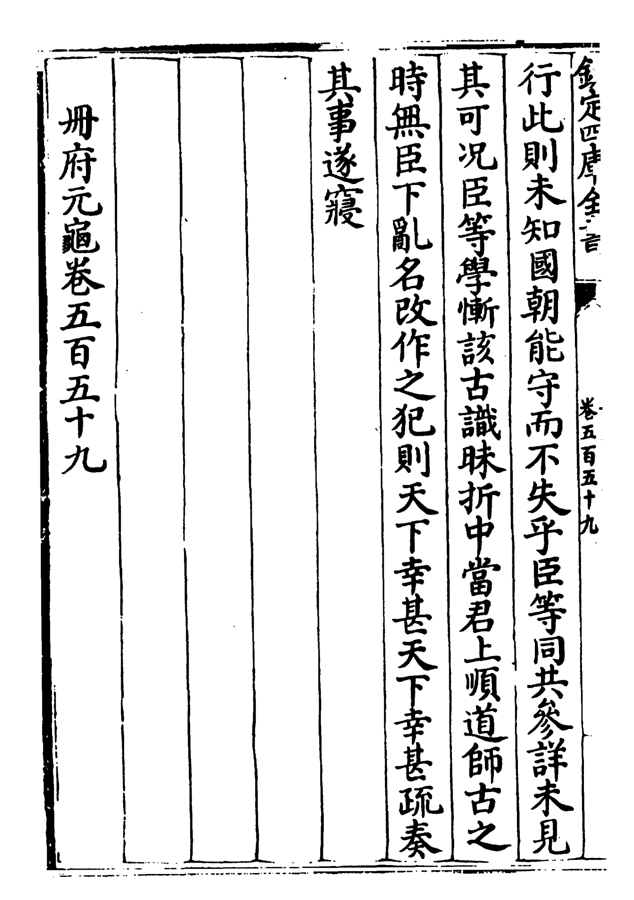
韋籌為左拾遺開成三年八月進書史觧表共五通勑令史館商量進來者史館奏曰臣等謹按春秋尚書最為前史事言㒷貫義體兩存今韋籌所著意實即師古

欲使本朝大典與千古同風然漢氏已還更立史法稽
其指要事歸詳盡伏以聖唐馭宇向三百年聲教遠埀
文物大備祖功宗德傳諸不朽本紀實録之外復有注
記典懸盖史氏職司大體簡畧久已著定遽難變更臣
等參酌古今須歸的當況歷代編紀名號實繁雖統制
各殊悉傳示於後伏請以籌所進之書藏於史館待其
著述功畢令與舊史兼行則國朝典法今古咸備從之
晉曾國珍為左諫議大夫高祖天福四年國珍上章請

於內外臣寮之中擇選才畧之士聚唐六典前後會要
禮閣新儀大中統類律令格式等精詳纂集別為一部
商議今古俾無漏畧目之為大晉政統用作成規報詔
曰國珍職居諫諍志在恢弘當其呉社開基乃欲象魏
懸法請詳前代之編簡別創新朝之楷模以示將來甚
為允當其詳議官宜差太子少師梁文矩左騎常侍張
允大理卿張澄國子祭酒唐汭大理少卿高鴻漸國子
司業田敏禮部郎中呂咸休司勲員外郎劉濤刑部員

外郎李知損監察御史郭延升等一十人允汭等咸曰
改前代禮樂刑憲為大晉政統則堯典舜典當以晉典
革名列狀駁之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茍非聖明
焉能述作若運因革故則事乃惟新或改正朔而變犧
牲或易服色而殊徽號是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
易世不相襲禮止於近代率繇舊章比及前朝是滋其
目多因行事之失改為立制之初或臣奏條君行可否
皆表其年紀以姓名聚類分門成文作則莫不悉稽前

典垂範後昆述自聖賢歷於朝代得金科玉條之號設
亂言破律之防守而行之其來尚矣皇帝陛下運齊七
政歷契千年爰從創業開基莫不積功累德所宜直筆
具載鴻猷若備録前代之編年目作聖朝之政統此則
是名不正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而媚時掠美非其實
矣若翦截其詞此則是文不備也夫文不備則啓事端
而禮樂刑政於斯亂矣若改舊條而為新制則未審何
門可以刋削何事可以編聯既當革故從新又須廢彼



行此則未知國朝能守而不失乎臣等同共參詳未見其可況臣等學慚該古識昧折中當君上順道師古之時無臣下亂名改作之犯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疏奏其事遂寢

册府元龜卷五百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册府元龜卷五百六十　　宋　王欽若等撰

國史部

記注　譜諜　地理

記注

古者有左右史之職以記人君之言動蓋君舉必書善惡無隐所以申儆戒防逸豫斯注記之所繇作也非獨臨法坐按卿士而獨有載言書策之典至於歸宴寢對

暬御亦著夫簡牘之記焉周漢而下篇籍可舉第其歲祀多所闕如或但紀編帙而遂忘姓氏隨時隆廢與運休息至或慎簡方正之士典司筆削之任參侍軒墀備預應對故其流風嘉話在於前聽乃有緼良直之志膺記述之選克謹官守聿遵典訓俾職業之修舉而國書之信實茲可謂匪懈而無謟者矣

周穆王時内史作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蓋周時内史所記王命之副也得於汲冢書

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至後漢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職矣

後漢劉毅為平望侯時和熹鄧太后臨朝元初五年毅以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記上書安帝曰臣聞易載羲農而皇德著書述唐虞而帝道崇故雖明聖必書功於竹帛流音於管絃伏惟皇太后膺大聖之姿體乾坤之德齊蹤虞妃比跡任姒孝弟慈仁允恭節約杜絕奢盈之源防抑逸欲之兆正位內朝流化四海及元興延

平之際國無儲副仰觀乾象參之人謩援立陛下為天下主永安漢室綏静四海又遭水潦東州饑荒垂恩元元冤蓋交路非薄衣食躬率羣下損膳解驂以贍黎苗惻隐之恩猶視赤子克已引愆顯揚仄陋崇晏安之政敷在寛之敎興滅國繼絶世録功臣復宗室追還從乂蠲除禁錮政非惠和不圖於心制非舊典不訪於朝弘德洋溢充塞宇宙洪澤豐沛漫衍八方華夏樂化戎狄混并丕功著於大漢碩惠加於生人巍巍之業可聞而

不可及蕩蕩之勲可誦而不可名古之帝王左右置史
漢之舊典世有注記夫道有夷崇治有進退若善政不
述細異輒書是為堯湯負洪水大旱之責而無咸熈假
天之美高宗成王有雉雊迅風之變而無中興康寧之
功也上考詩書有虞二妃周室三母修行佐德思不踰
國未有内遭家難外遇災害寛總大麓經營天物功德
巍巍若兹者也宜令史官著長樂宫注聖德頌以敷宣
景燿勒勲金石懸之日月攄之罔極以崇陛下蒸蒸之

孝帝從之

獻帝起居注五卷史失所撰人名氏後皆同

晉李軌撰泰始起居注二十卷咸寧起居注十卷一云二十卷泰康起居注二十一卷元康起居注三十一卷咸和起居注十六卷元康起居注一卷梁有永平元康永寧起居注六卷又有惠帝起居注二卷永嘉建興起居注十三卷已下本志失所撰人姓氏建武大興永昌起居注九卷咸康起居注五卷隆和興寧起居注五卷咸安起居注三卷泰和起居注六卷寧康起居注六卷泰元起居注二十五卷隆安起居注十卷元興起居注九卷義熙起居注十七卷元熙起居注二卷

趙石勒時傅彪為大中大夫與賈滿江軌撰大將軍起

居注南燕起居注一卷隋志失所撰人姓氏

宋劉道會撰晉起居注三百一十七卷又永初起居注十卷已下本志失所撰姓氏景平起居注五十五卷孝建起居注十二卷大明起居注十五卷又有景和起居注四卷明帝在藩注三卷泰始起居注十九卷泰豫起居注四卷梁有永元起居注二十卷昇明起居注六卷

南齊蘇偘初自太祖為太尉偘以諮議領録事除黃門郎後為上太尉諮議偘事上既久備悉起居乃與邱巨源撰蕭太尉記載上征伐之功

王逡之為國子博士兼著作撰永明起居注二十五卷

梁又有建元起居注十二卷隆昌延興建武起居注四卷中興起居注四卷

周顒為太子僕射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作如故

梁王僧孺為中書郎領著作撰起居注遷尚書左丞領著作如故又有大同起居注十卷隋書志失所撰人姓氏

周興嗣撰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

徐勉為侍中嘗以起居注煩雜乃加刪為別起居注六百卷

陳劉師知為中書舍人世祖勑師知撰起居注自永定二年秋至天嘉元年冬為十卷一云八卷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本志失所撰人姓氏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至德起居注四卷

後魏李伯尚高祖時為通直散騎侍郎勑撰太和起居注

房景先撰世宗起居注

陰道方李莊為尚書左士郎中修起居注

崔鴻為員外郎兼尚書虞曹郎中勑撰起居注

裴伯茂文藻富贍為散騎常侍典起居注

邢昕好學為太尉記室叅軍吏部尚書李神儁奏昕修起居注

封肅博涉經史位太學博士修起居注

韋纘為侍御中散高祖每與徳沙門諮論徃復纘掌綴録無所遺漏頗見知賞轉散騎侍郎

温子昇孝莊時為主客郎中修起居注

北齊魏收後魏節閔時為散騎侍郎尋勑典起居注

陳元康為威烈將軍天保元年修起居注

後周薛寘仕後魏為中書侍郎修起居注

李彦魏孝武入關著作佐郎修起居注

柳虬西魏大統十六年遷中書侍郎修起居注仍領丞事

盧柔遷中書侍郎兼著作撰起居注

王羆孫述襲封扶風郡公除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改封龍門郡公

隋開皇起居注六十卷本志不書撰人姓氏

王劭為散騎侍郎修起居注

唐温大雅貞觀初為禮部尚書著創業起居注三卷

杜正倫為給事兼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有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悦賜綵

絹二百段

朱子奢為諫議大夫貞觀九年十月子奢上表曰今月十六日陛下出聖旨發德音以起居紀録書帝王臧否前代但藏之史官人主不見今欲親自觀覽用知得失愚以為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有未喻大唐雖七百之祚天命無改至於曾玄之後或非上智但中主庸君飾非護短見時史直辭極陳善惡必不省躬

罪已唯當致怨史官但君上尊崇臣下卑賤有一於此何地逃刑既不能效朱雲庭折董狐無隐排霜觸電無顧夗亡唯應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聞乎所以前代不觀蓋為此也

褚遂良為諫議大夫貞觀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太宗謂遂良曰卿知起居記録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

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書黄門侍郎劉洎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太宗謂房玄齡曰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觀見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恐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今欲自看國史若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惡事亦欲以為鑒誡卿可撰録進來房玄齡遂删畧國史表上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知所以

安社稷利萬代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隐宜即改削直書其事至七月八日又謂遂良曰爾知起居記何事善惡朕今勤行三事望爾史官不書吾惡一則遠鑒前代敗事以為元龜二則進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則斥棄羣小不聽讒言吾能守之終不轉也鷹犬平生所好今亦罷之雖有順時冬狩不踰旬而返亦不曽絶域訪奇異遠方求珍羞比日已來食無兼饌自非膏雨有年師行尅捷未嘗與公等舉杯酒奏管絃朕雖每日兢懼終藉公

等輔翊各宜勉之二十二年二月七日太宗以鐵勒諸
蕃歸國謂羣臣曰吾知勞逸不同者有二鐵勒解辮歸
國去危就安邉夷無事豈不逸樂而窮髪之地盡爲齊
人古昔已來書史不載今日起居記朕功業亦為勤勞
蘇冕曰貞觀中每日朝退後太宗與宰臣叅議政事即
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繇是貞觀注記政事稱為畢
備及高宗朝會端拱無言有司唯奏辭見二事其後許
敬宗李義府用權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
隨文便出不得備
聞機務因為故事
姚璹則天長壽初為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舊

制左右史唯得對仗承旨仗下已後謀議皆不預聞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遂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即宰相一人專知撰録號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璹始也

趙退翁與賈躭盧邁為相貞元十二年正月躭邁皆假故退翁獨對於延英德宗問曰近日起居注所記何事退翁奏曰古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人君動止有事言隨

即記録今起居之職也國朝自永徽已後起居唯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得聞其事注記但出於已制勑內採録更無他事所以長壽中姚璹知政事以為親承德音謀訓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繇得書遂請仗下後所言軍國政要宰相專知撰録號為時政記每送史館無何此事又廢帝曰君舉必書義存勸誡既有時政記宰臣宜依故事為之

庾敬休元和十二年為起居舍人上疏求復故事勑記

事記言史官是職昭其法誡著在典常如聞近者難得詳實思有釐改用存舊章舉而必書朕所深望自今以後每坐日宰臣及諸司對後如有事可備勸誡合紀述者委其日承旨宰相宣示左右起居令其綴録仍准舊例每季送史館以為常例自隋氏因前代史官起居注故置起居舍人以紀君舉國朝因之貞觀初置郎而省舍人顯慶中始兩立分侍左右仗下秉筆隨宰相入禁殿命令謨猷皆得詳録若仗在紫宸内閤則夾香案分

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翰皆即螭首之坳處謡是諺傳謂螭頭有水官既容侍號為清美永徽之後始與百官仗下俱退長壽年中姚璹為相以史官不聞獻替表請宰臣一人撰録軍國政要號為時政記隨月移之史官館及起居既録自宰臣事同銘述於是推美讓善之義行而信史直書之義闕既而歲月稍久樞務復繁注記漸簡未幾皆廢其後執事者時或修綴百無一二而左史所守猶因於制勑時存筆削至於右史以職在

記言但編集詔書繕寫而已至是敬休上疏累請於時宰臣皆樂復焉既陳奏而制行故事漸復公議稱美

周墀開成二年二月為考功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兼權知起居舍人事文宗每御紫宸殿與宰臣決事多名左右史問所宜施行墀屢承顧問既改尚書郎復兼左史其後左右史故有當轉官必令兼領自墀始也

裴素為起居郎與起居舍人張次宗閤內名對時文宗復故事每入閤左右執筆立於螭頭下宰臣奏事得以

備録或宰臣奏事罷名左右史顧問以决所疑故開成中帝與宰臣之言詳於史氏

楊嗣復開成三年為宰相上言陛下躬勤庶政超邁百王每對宰臣日旰忘倦正衙决事二史在前便殿坐日全無紀録長壽初宰臣姚璹奏置時政記旋即不行貞元中宰臣趙退翁請行故事無何又廢恭惟聖政必在發明今請每致延英坐日對宰臣往復之詞關德化刑政之事委中書門下直日紀録月終送付史館所冀帝

猷不墜國史有倫時同列多不便之事竟不行
魏謩為起居舍人開成四年十月乙卯文宗於紫宸殿
對百寮遣閤門使就謩取注記謩奏曰臣以自古置此
以為聖王鑒誡陛下但為善事勿謂臣不書如陛下所
行錯誤臣不書之天下之人皆得書之臣以陛下為太
宗文皇帝乞陛下許臣比職褚遂良帝曰我向前亦曾
取看謩曰自是向前起居不詳故事臣今豈得陷陛下
為非若陛下一覽之後自此文字須有迴避如此則善

惡不直如何遺後取信帝遂止

鄭朗開成中為起居郎初太和末風俗稍奢文宗恭勤節約冀革其風宰臣等言曰陛下躬儉節用風俗已移長裾大袂漸以減損若更令戚屬絕其侈靡不慮下不從教帝曰此事亦難戶曉但去其泰甚自以儉德化之朕聞前時內庫唯二錦袍飾以金烏一袍玄宗幸溫湯時御之一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左街副使張元昌便用金唾壺昨因

李訓已誅之矣時朗執筆螭頭下宰臣退帝謂朗曰適所議論卿記録未吾試觀之朗對曰臣執筆所記便為名史伏准故事帝王不可取觀昔太宗欲覽國史諫議大夫朱子奢云史官所述不隱善惡或主非上智飾非護失見則致怨所以義不可觀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也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帝曰適來所記無下否臧見亦何爽乃宣謂宰臣曰鄭朗引故事不欲朕見起居注夫

人君之言善惡必書朕恐有平常閑說不關理體垂諸將來竊以為耻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以誡醜言朗遂進之

後唐趙熙為起居郎明宗天成二年八月熙奏今後凡内中公事及詔書奏對應不到中書者伏乞委内臣一人旋具抄録月終關送史館勑宜令樞密院學士閤至録送長興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史館奏當館應諸處及諸司關送到合編録公事外伏准舊制國朝有時政記並起居注並合送館以備纂修近代已來闕行此事只以每遇入閤兼内殿起居朝臣待制轉對公事逐

人抄送當館如有顯有須行逐司關報到者旋據逐件一一於日歷收記其有直下所司并行之事當館無繇得知若只憑本官供到所奏狀本末免簡編不備本末難窮已後待制轉對公事等除顯具須行關送到館外應有直下所司及不行未行之事伏乞宣付當館旋依次第編録其時政記起居注并内庭逐日合書日歷亦乞相次逐旋奉勑朝臣起居入閤奏對公事奏覆後宣付史館宜依其時政記起居注續候勑處分

李崧為端明殿學士清泰二年史館上言自明宗朝每見宰臣節度使為軍民政事有所敷陳或宸旨宣揚此關道理唯近臣聞聽外面不知先朝時詔樞密直學士閤至於奏對時記録逐季下史館以備纂修自今年四

月後詔李專美記録今以改官其記録望别差官乃詔崧記録

晋趙瑩為相監修國史瑩奏請循近例依唐明宗朝凡有内庭公事及言動之間委端明殿學士或樞密院學士侍立旵旒繫日編録逐季送當館其百司公事亦望逐季送館旋要編修日歷從之天福四年十一月史館奏案唐長壽二年右丞姚璹奏帝王謨訓不可闕文然仗下所言軍國政事請令宰臣一人撰録號時政記至唐明宗朝又委端明殿學士撰録逐季付史館伏乞遵行者勑宜令宰臣一員撰述

周李穀為宰臣監修國史顯德元年十月奏曰竊以自古王者咸建史官君臣獻替之謀皆須備載家國安危之道得以直書歷代已來其名不一人君言動則起居注創自累朝輔相經綸時政記興於前代然後采其事實編作史書蓋緣聞見之間須有來處記録之際得以審詳今之左右起居郎古之左右史也唐文宗朝命其官執筆立於殿階螭頭之下以紀政事後則明宗朝命端明殿及樞密直學士皆輪修日歷旋送史館以備纂

修降及近朝此事皆廢今後欲望以諮詢之事裁制之規别命近臣旋具抄録每當修撰日歴即令封送史臣從之因命樞密院直學士起今後於樞密使處逐月抄録事件送付史館先是太祖黜王峻為商州司馬既出之後慮其史筆不直因宣取開國已來日歴讀之史臣以不知禁密機事恐成漏畧相與為憂及世宗嗣位亦留意於史傳因共起請為編修之備

譜諜

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而後之命氏其義有九蓋號謚爵國官字君事職之謂也以至姓系蕃衍譜諜

散逸䋲是博雅君子圖而籍之紀其閥閱辨其流品使宗派之不紊而人物之惟叙參於部録垂之軌範自世本起於漢氏昭穆著於晉家宋齊以還迄於唐室作者相繼實繁有徒皆能沿波而討源因枝而振葉别生分類於是乎在若夫錫土之制著於夏書司商所掌表於周典斯乃稽古之大訓非可以忽焉

漢劉向撰世本二卷

晉摯虞為尚書郎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

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為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

賈弼為員外散騎常侍好簿狀大搜羣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二十卷士庶畧無遺缺其子孫代傳業又云宋王宏劉湛並好其書宏日對千客不犯一人諱

郭須為襄陽令撰魏晉世譜十卷

宋劉湛為選曹撰百家譜隋書有劉湛百家譜二卷

何承天撰姓苑一卷

南齊王儉撰百家譜十卷又云劉湛撰百家譜以助銓序傷於寡畧儉復加之得繁簡之衷

賈淵撰氏族要狀及人名並行於世

王逡之續王儉百家譜四卷南族譜二卷百家譜拾遺一卷

賈希鏡昇明中高帝嘉希鏡世學取為驃騎將軍武陵王國郎中令歷大司馬司徒府叅軍竟陵王子良使希鏡撰見容譜出為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希鏡祖

弼之廣百氏譜記專心習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吏撰定譜寫藏秘閣及左户曹希鏡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皆如貫珠當時莫比永明中衛將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希鏡恭懐撰定建元初希鏡遷長水校尉傖人王泰寳買襲琅瑘譜尚書令王晏以啓明帝希鏡被收當極法子樓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之免希鏡罪後為北中郎参軍卒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並行於時

梁顧恊撰異姓苑五卷

王僧孺為北中郎南康王諮議叅軍入直西省知撰譜事先是尚書令沈約以為晉咸和初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以至於宋所書並皆詳定並在省下左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既並精詳定可寶惜位官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一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人奸互起偽狀巧籍歳月滋廣以至於齊患其不實於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競行

姧貨以新换故昨日早細今日便成士流凡此姧巧並
出愚下不辯年號不識官階或注隆安在元興之後或
以義熈在寧康之前此時無此府此時無此國元興唯
有三年而猥稱四五詔書甲子不與長歴相應校籍諸
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固自忘言臣謂宋齊二代士庶
不分雜役減闕職繇於此竊以晉籍所餘宜加寶愛武
帝以是留意譜籍州郡多離其罪因詔僧孺改定百家
譜始晉太元中員外散騎常侍郎平陽賈弼篤好簿狀

乃廣集衆家大搜羣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諸大品畧無遺闕藏在秘閣副在左右又云僧孺為譜八十卷東南一族别為一部不在百家之數

傅昭為散騎常侍博洽古今尤善人物魏晉官宦簿伐姻通内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隋書有傅昭撰百家譜十五卷

陳顧野王撰顧氏譜傳十卷

後魏高諒為驍騎將軍造親表譜録四十許卷自五世已下内外曲盡覽者服其博記

封偉伯撰封氏本録六卷

宋會撰姓系譜録五十篇

盧懷仁撰中表録二十卷

元暉業撰後魏辯宗録二卷

後周明帝集公卿已下捃採衆書目自羲農以來訖於魏末叙為世譜凡五百卷

隋劉善修撰諸劉譜三十卷

宋嘉撰世本四卷已下隋志不書朝代

賈執撰百家譜二十卷又撰姓氏英賢譜一百卷按梁有王宣新集諸州譜十二卷又別有諸姓譜一百一十六卷益譜四十卷關東闗北譜三卷梁武帝總管境内十八州譜六百九十卷

漢氏帝王譜三卷已下本志不書撰人姓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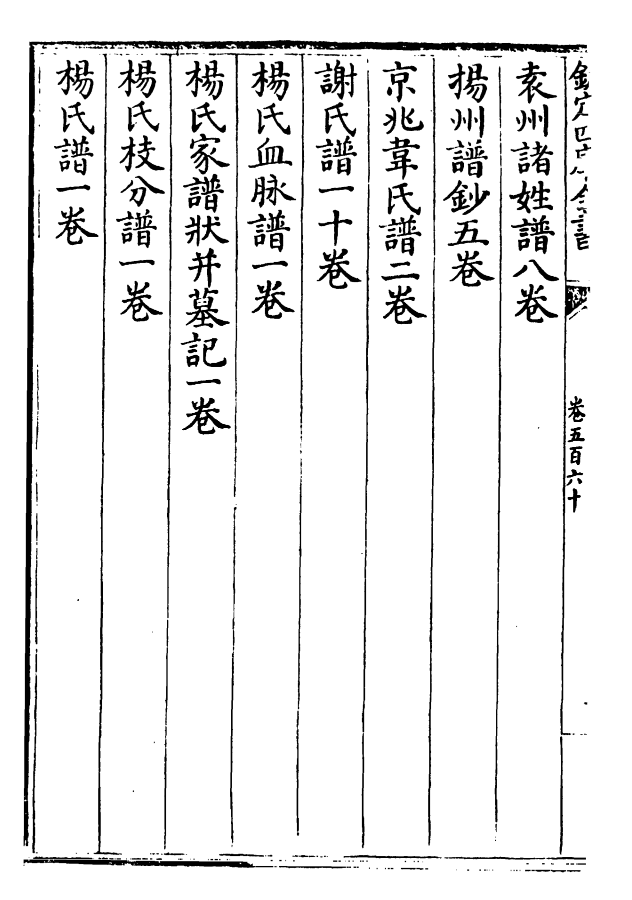
齊帝譜十卷

百家世譜十卷

百家譜鈔五卷

後魏皇帝宗族譜四卷

魏孝文劉姓族牒一卷
後齊宗譜一卷
益州譜三十卷
冀州姓族譜二卷
洪州諸姓譜十一卷
吉州諸姓譜八卷
江州諸姓譜十一卷
諸州雜譜八卷



袁州諸姓譜八卷

揚州譜鈔五卷

京兆韋氏譜二卷

謝氏譜一十卷

楊氏血脉譜一卷

楊氏家譜狀并墓記一卷

楊氏枝分譜一卷

楊氏譜一卷

北地傅氏譜一卷
蘇氏譜一卷
氏族要狀十五卷
復姓苑一卷
齊永元中表簿五卷
唐高士廉為禮部尚書貞觀十二年正月士廉與行黄門侍郎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兼中書侍郎岑文本撰氏族志百卷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分

為九等以甄士庶太宗稱善頒賞進級各有差時議以山東人

士好自矜夸雖復累業陵遲猶恃其舊地女適他族必多求聘財太宗惡之以為甚傷教義乃詔士廉與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於是譜牒仍憑據史傳考其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為氏族志士廉乃類其等第以進太宗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間則多邀錢幣才識既下而偃仰自高販鬻松檟依託富貴我不解人間何為重之只緣齊家唯據北梁陳僻在江南當時雖有人物偏僻小國不足可貴至今猶以崔盧王謝為重我平定天下四海一家凡在朝士皆功効顯著或忠孝可稱或學藝通博所以擢用見居三品以上欲共寒代舊門為親縱多輸錢帛猶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譜者欲重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猶為第一等昔漢高祖是山東一匹

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貴卿等讀書見其行迹至今以為美談心懐尊重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須論數士已前止取今日官職高下作等級遂以崔幹為第三等及書成凡一百卷詔頒於天下賜士廉物千段

李守素為天策府倉曹尤善譜學妙識人物自宋晉以降四海士流及周魏已來諸勲貴等華戎閥閲靡不詳究人有問者應若撞鐘豨是當時號為肉譜嘗與虞世南等六人同直學館其夜七夕内出珍饌有敎賦詩因共談人物初言江左東南猶相酬對及言北臺諸姓次第如流顯其歷葉皆有據證世南但撫掌而笑不復能

答既而言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因謂世南曰李倉曹以善人物乃得此名雖為美事然非雅目君既言成準的宜當有以改之答曰卿言是也昔任彦昇善談經籍前代稱為五經笥今日倉曹為人物志可乎杜如晦等咸以為佳焉

呂才為太常丞高宗永徽初修姓氏録

許敬宗撰姓氏譜二百卷

路敬淳為太子司議郎兼知弘文館直學士自魏晉已

來官品姓氏敬淳無不究其始末撰著姓畧二卷傳於代又撰衣冠系録六十卷

栁冲為左散騎常侍中宗神龍三年五月冲上表曰臣聞乾元資始而庶物形焉人倫既肇而族類詳焉姓氏之初代本著其義昭穆之序周譜列其風漢晉之年應摯明宗系之説齊梁之際王賈述衣冠之源使夫士庶區分懲勸攸寄昭之後代實為盛典自魏太和已降作者彌繁或以八族品人倫或以九等量地胄爰洎今日

年祀以淹冠冕之家興衰不一胥原欒郤有降柬品許史袁楊一時各盛豈可以曩時之褒貶為當今之軌模原始要終有所未允伏惟應天皇帝陛下誕膺靈命大庇蒼生道冠羲軒風踰韶夏損益前載垂範後昆帝緒皇源與天冲而比大良才人物掩姬漢而飛聲理當自我作古牢籠古昔豈可闕於著紀無示將來臣願得叙大唐之隆修氏族之譜使九圍仰止百代承風豈不大哉豈不盛哉帝從之遂命尚書左僕射魏元忠及修史

官工部尚書張錫禮部侍郎蕭志忠岑羲兵部侍郎崔湜刑部侍郎徐堅工部侍郎劉憲左補闕吳兢等與柳冲依據氏族志重加修撰仍令取其高名盛德素業門風國籍相傳士林標凖次復勲庸克懋榮絶當朝中外相輝譽兼時望者各為等列其諸蕃酋長曉襲冠帶者亦别為一品目為唐姓族系録二百卷

竇懐貞玄宗先天中為左僕射與侍中魏知古中書令蕭志忠崔湜中書侍郎陸象先左散騎常侍柳冲太子

詹事徐堅左庶子劉子玄等奏上所修姓族系録二百卷
劉知幾為太子中允修國史自負史才嘗慨時無知已乃委國史於著作郎吳兢别撰劉氏家史十五卷譜考三卷推漢氏為陸終苗裔非堯之後彭城叢城里諸劉出自宣帝子楚孝王囂曾孫司徒居巢侯劉愷之後不承楚元王交皆案據明白正前代所誤雖為流俗所譏學者服其該博

賈至爲著作郎肅宗乾元元年撰百家類例十卷

栁芳爲右金吾衛騎曹叅軍史館修撰代宗命芳撰皇室系圖譜又云永泰二年太常博士栁芳撰皇室永泰譜二十卷上之

王涯爲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憲宗元和七年七月撰姓纂十卷成上之

李衢爲屯田郎中文宗開成三年四月與沔王府長史林贊進所撰皇唐玉籙一百五十卷四年爲大理少卿又奉勑撰皇后譜諜

柳璟為翰林學士開成四年閏正月奏今月十二日面奉進止以臣先祖所撰皇室永泰新譜事頗精詳令臣自德宗皇帝至陛下御極已來依舊様修續伏請宣付宰臣詔宜令宗正寺與柳璟計會修撰仍令户部量供紙筆

地理

周官大司徒掌邦之土地之圖以周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辯其五土之名物邦國都鄙畿疆之制又有土訓

誦訓之職以詔地事以道方志備夾車之問馬自黄軒之世疆理方國唐虞所記頗為簡畧三代之後方策斯著遷固以來載籍彌廣蓋夫史氏之所職司典之攸記或承制以論譔或守官而采綴或繼世善述乃至名家或驅傳經塗樂於稽古形之油素糸於部録制作之美燦然可觀昔蕭相入秦獨守圖書以知天下阸塞户口彊弱而成大業信有㫖哉

堯以伯禹為司空作禹貢一篇

周孔子為魯大司寇述職方以除九卯

漢東方朔為大中大夫撰十洲記一卷

張騫為郎使月氏撰出關志一卷

司馬遷為太史令作河渠書其序曰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

後漢班固為郎典校秘書撰漢書述地理志兩卷其序曰坤作墜勢高下九則墜古地字九則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自黄唐經略方國爕定東西疆理南北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

五等制立郡縣(劃音初限切)畧表山川彰其剖判又述溝洫志一卷其叙曰夏乘四載百川是導唯河為蠚災為後代商竭州移秦決南涯(河竭而商亡秦始皇決河移灌大梁遂滅之)自兹岠漢北亡八支(本有九河今塞餘有一也)文陻棗野武作瓠歌(陻音因文帝塞河於酸棗也河決瓠子武帝親臨埤功不成而作歌)成有平年後遂滂沱(成帝治河已平改元曰河平)爰及溝渠利我國家

趙岐為衛尉多所述作著三輔史録傳於時序曰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從公卿大夫吏二千石及高貲皆

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風不但繫於詩之秦幽也其為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趨勢進權唯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而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嘗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已來暨於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繇此定矣故謂之史録岐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唯以示同郡嚴象

蜀譙周爲光禄大夫撰三巴記一卷

呉顧啓期撰婁地記一卷

晉裴秀爲司空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説者或彊牽引漸以闇昧於是甄摘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秘府其序曰圖書繇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秘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

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名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深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近遠山川險易征路迂直較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為地圖十八

面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謂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繇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較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則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之於山海絶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較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

而考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筭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絶域殊方之迴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隠其形也秀又撰春秋土地名三卷一云裴秀容撰

周處義興陽羨人著風土記三卷

陸機為著作郎撰雒陽記一卷

賀循為呉國内史撰會稽記一卷

戴祚撰西征記一卷
張勃撰吳地記一卷
顧席撰吳郡記一卷
盖泓撰朱崖傳一卷
宋盛弘之為臨川王侍郎撰荆州記三卷
沈懷遠為武康令撰南越志
謝靈運為御史中丞免官東還永嘉撰遊名山志一卷
居名山志一卷

雷次宗豫章南昌人撰豫章記一卷

范曄為宣城太守撰後漢書郡國志五卷其序曰漢書地理志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川奇異風俗所至矣今但録中興已來郡縣改易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以為郡國志凡前志有縣名今所不載者皆世祖所并省也前無今有者後置也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

南齊宗測不就徵辟嘗遊衡山七嶺著衡廬山記

劉逭為衛軍掾著三吳史録

劉澄之為郎官尚書撰永初山川古今記二十卷
梁沈約為尚書令撰宋書一百卷內郡州志四卷
任昉為秘書監著地記二百五十二卷
蕭子顯為太尉録事著齊書州郡志一卷
裴子野為著作郎掌國史撰方國使圖一卷廣述懷來之盛自要服至於海表凡二十國
吳均為奉朝請撰廟記一十二州記十六卷
庾仲容為尚書左丞抄衆家地理書一十卷

陶弘景丹陽秣陵人除奉朝請尤明山川地理方圖産物撰古今州郡記

陳顧野王為大著作掌國史撰分野樞要一卷輿地志三十卷

江德藻為散騎常侍為中書郎劉師知使北齊德藻撰聘北道里記三卷師知撰聘遊記三卷

姚察為吏部尚書使隋著西聘道里一卷

後魏闞駰撰十三州志

劉芳為通直散騎常侍撰徐地録一卷

楊衒之撰雒陽伽藍記五卷廟記一卷

北齊魏收為中書令兼著作郎撰後魏書地形志三卷

後周薛寘為御正大夫撰西京記三卷引據該洽世稱其博聞焉

姚最案十會撰孝行記十卷

隋庾季才高祖開皇初為通直散騎常侍詔季才與其子賢撰地形志八十七卷

崔賾為起居舍人煬帝大業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之善更令虞世基許善心衍為六百卷
裴矩大業中為吏部侍郎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畧諸裔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又撰高麗風俗一卷
郎茂大業中為尚書左丞撰隋州郡圖經一百卷

許善心大業中為給事郎撰方物志二十卷

諸葛頴大業中為著作郎撰鑾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雒陽古今記一卷

唐姚思廉初仕隋為河間郡司法書佐煬帝令與崔祖濬修區宇圖志

房玄齡太宗貞觀中為司空與中書令褚遂良等撰晉書地理志兩卷

濮王泰初封魏王太宗時令泰府中别置文學館任自

引名學士官給酒饌秦於是奏引著作郎蕭徳言秘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就府撰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奏上之

顔師古高宗時為禮部侍郎監修國史永徽元年撰隋書地理志三卷

許敬宗為中書令顯慶三年五月帝以西域盡平遣使分往康國及吐火羅等國訪其風俗物産及古今廢置畫圖以進因命史官撰西域圖志六十卷敬宗監領之

書成學者稱其該博焉

賈耽德宗時為左僕射平章事貞元十四年十月進九州圖并别録六卷通録四卷共十卷表曰臣聞楚左史倚相能讀九丘晉司空裴秀創制六體則為圖之新意臣雖愚昧夙所師範累蒙拔擢遂忝台司雖歷踐職任誠多曠闕而率土山川不忘寤寐其大圖外薄四海内别九州必藉精詳乃可摹寫見更纘集續異畢功然而隴右一隅久淪蕃寇職方失其圖記境土難以區分輙

私課虛徽採掇輿議畫關中隴右及山南九等圖一軸

伏以洮湟舊墟連接監牧甘凉右地控帶朔陲峽路之

偵候交通軍鎮之守備衝要莫不近意就實依稀像真

如聖恩遣將護邊新書授律則靈慶之設險在目原會

之封畧可知其諸州諸軍須論里數人額諸山諸水須

言首尾源流圖上不可備書憑據必資記注謹撰别録

六卷又黄河為四瀆之宗西戎乃羣羌之帥臣并研尋

史課剪棄浮詞磬所聞知編為四卷通録都成十卷文

義郜朴伏增慚悚謹隨表奉進答詔褒之十七年上海
内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表曰臣聞
地以博厚載物萬國棊布海以委輸環外百蠻繡錯中
夏則五服九州殊俗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昔
毋邱出師東銘不耐甘英奉使西抵條枝奄蔡乃大澤
無涯罽賔則懸度作險或道里迴遠或名號改移古來
通儒罕遍詳究臣弱冠之歲好聞方言筮仕之辰注意
地理究觀研考垂三十年絕域之比隣異蕃之習俗梯

山獻琛之路乘舶來朝之人咸窮竟其源流訪求其居處闤闠之行賈戎舶之遺老莫不聽其言而掇其要閭閻之瑣語風謡之小説亦皆收其是而芟其偽然商周以降封畧益明承歷數者八家渾區宇者五姓聲教所及惟唐為大秦皇罷侯置守長城起於臨洮孝武却地開邊障塞限於雞鹿東漢則哀牢諸吏西晉則俾離結轍隋室列四郡於早和海西創三州於扶南江北遼陽失律因而棄之高祖神堯皇帝誕膺天命奄有四方太

宗繼明重熈柔逺能邇踰大磧通道北至仙娥於骨利
幹置玄闕州高宗嗣守丕績克廣前烈遣單車齎詔西
域葱山於波剌斯丘置疾陵府中宗復配天之業不失舊
物睿宗含光大之量惟新永圖玄宗以大孝清内以無
為理外大宛騻騄歳充内厩與貳師之窮兵黷武豈同
年哉肅宗掃平氛祲澤潤生人代宗剗除殘孽彛倫攸
叙伏惟陛下以上聖之姿當太平之運敦信明義履徳
包元惠養黎蒸懐柔遐裔故瀘南貢麗水之金漢北獻

余吾之馬玄化洋溢率土霑濡臣幼切磋於師友長趨侍於軒墀自揣孱愚叨榮非據鴻私莫答夙夜兢惶自興元元年伏奉進止令臣修撰國圖旋即充使魏川汴州幽鎮東雒東郡間以衆務不遂專門績用久虧憂愧彌切近乃力衰朽竭思慮殫所聞見叢於丹青謹令工人畫海内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别章甫左袵奠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纖縞分百郡於作繪宇宙雖廣舒之不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

在目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之禹貢
為首外夷以班史發源郡縣紀其增减蕃落叙其衰盛
前地理書以黔州屬酉陽今則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
安國為安息今則改入康居凡諸舛謬悉從釐正隴西
北地沉播於永初之中遼東樂浪陷屈於建安之際曹
公棄陘北晉氏遷江南緣邊累經侵盜故墟日致堙毀
舊史撰録十得二三今書搜捕所獲大半周禮職方以
淄青為幽州之浸以華山為荆河之鎮既有乖於禹貢

又不出於淹中多聞闕疑詎敢編次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今古殊文執蓺簡易臣學謝小成才非博物伏波之聚米開示衆軍鄧侯之圖書方知阨塞企慕前哲嘗所寄心輒罄陋庸多慚紕𦍒無任戰惕之至帝覽而善之〈躭好地理學四方之使及自蕃虜來者必與之坐問其土地山川之所終始凡三十年所聞既備因撰海内華夷圖人有披圖以問其都邑者皆得其實事無虚詞〉

袁滋貞元中為祠部郎中持節入南詔慰撫因使行著雲南記五卷

李吉甫憲宗時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分天下諸鎮紀山川險易故事各冩其圖於篇首為五十四卷號為元和郡國圖

孔述睿宗元和中為史館修撰精於地理之學重修國史地理志時稱詳究

田牟文宗時為入吐蕃使太和八年四月進宣索入蕃行記圖一軸并圖經八卷

許康佐宣宗時為集賢學士撰九昮記四卷

周張昭仕晉為户部侍郎與起居郎賈緯等撰唐史地理志四卷

冊府元龜卷五百六十